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折本展昭入都

且說此時四門緊閉，清查保甲，襄陽城內，盡都查到，並無王爺與群寇的下落，只得稟報大人。此時破銅網的一千人俱都派人取白晝的衣服，脫了夜行衣，換上箭袖袍，肋下佩刀佩劍，在大人旁邊伺候。早有蔣平回明大人，將王府內死人俱都垛於後面，帶傷的任他逃竄，拿獲者俱派官人看守。有外廂地面官報將進來，並無王爺下落。大人復又派蔣、展、盧、韓四人至城牆上面，問城外鍾雄可見王爺否？四人領命去了。大人又派金知府，帶領著主稿文案先生，會同公孫先生、魏昌清查王府倉庫、各處陳設，俱都上了帳目，回稟大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蔣平等四人，由馬道上城，往外一看，人煙甚眾。君山的人、待要進城的人、連做買賣之人，亂成一處。四人在城樓請鍾兄答話。少刻，鍾雄到來，問不開城緣故。蔣平與他說了一遍，並問可見著襄陽王沒有。鍾雄回答：「連王府一名兵丁都沒見，空守一夜，並未見人出來。」蔣平無奈，只好同著三位回見大人。大人一聽，一聲長歎，無計可施，還是蔣平給大人出主意：城門不可久閉，不如開城，四門派人把守，進來之人不必盤查，出去之人必須細問，並且要認得襄陽王的在那裡把守。倘若彼等在城內窩藏，開城後必要混出城去，那時節，被守門認得襄陽王的，將他拿下，豈不為妙。顏按院連連點頭，立刻派認得王爺之人，四門把守。頃刻間，四門大開。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，嘍兵還小孤山去。大人回上院衙。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門，所有死去之人，在城外挖坑埋在一處。王府內各處門戶封鎖，外面派地方官把守。大人回院衙理事，大眾面面相覷；皆因沒拿住襄陽王之故。忽見智化、沈仲元後跟艾虎，智化手捧一物，來至大人面前說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王爺雖然未能拿獲，現有王爺府內盟單，乃是沈仲元沈壯士盜來，請大人過目。」大人一見，哈哈大笑說：「乃是沈壯士的頭功。」公孫先生接來，放在桌案之上，打開一看。沈仲元往前搶行半步說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盟單乃是智壯士所盜。」並將如何遇險，如何被劍刀壓住，稟告了一遍，說：「此乃智壯士用性命換來，小民焉敢冒認盟單是小人所盜。」智化在旁說：「沈壯士，我先前已曾言過，如能將盟單盜下來，我絕不要些須的功勞，我若要一絲之功，教我死無葬身之地。前番已對你說過，怎麼在大人面前又讓起來了？」沈仲元說：「你舍死忘生幾次，我若圖你的功勞，居心何忍？況且還有你徒弟借刀之功，我決不要此功勞。」大人說道：「你二人不必謙讓，本院打折本時，言明智壯士盜盟單，沈壯士、艾虎巡風。」智化還要往下爭論，大人把臉一沉：「本院主意已定，不必往下再講。」智化諾諾而退。公孫先生把匣子打開，取出黃雲緞的包袱，將麻花扣一解，露出裡面盟單，皮面上寫「龍虎風雲聚會」，展開一看，上面寫：「天聖元年元旦日吉立。」頭一位就是王爺的名字，霸王莊馬強與馬朝賢，鄧家堡的群賊，連君山帶黑狼山、黑水湖、洪澤湖，吳源、吳澤等俱在上面。王府內的那些個王官名字也在其內。大人看盟單，早有展南俠與蔣平過來給大人行禮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，所有投降之人在盟單上的名字，求大人撤將下來。沈仲元、聖手秀士馮淵、君山的鍾雄，帶領許多寨主，分水獸鄧彪、胡列、魏昌，俱都跪在大人面前，懇求大人天恩，將他們的名字撤下來。大人點頭應允，眾人退下。大人教公孫先生、魏昌打折本，白玉堂死在銅網之內，一並奏明萬歲，收伏君山鍾雄另有夾片，襄陽王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大人另有請罪言語，也單有夾片，破銅網眾人一千花名俱都修在折上。底稿整寫了一天工夫方才寫好，請大人過目。大人看畢，公孫先生、魏昌膽敢折本，派展護衛入都。忽然外面有人報將進來：「智壯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帶走，不知去向，留下了一個給大人請安的稟帖。」大人一聞此言，仰面朝天，一聲長歎，說：「智壯士，乃是本院將你逼走。」蔣平在旁說道：「智化不願為官，與魏真說明，情願拜魏道爺為師兄。如今他這一走，必然是回家祭掃墳塋，辭別親族人等，大事一畢，出家當老道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大概他準是這個意思。」大人也無可奈何，說：「只是一件，若論功勞，屬智壯士，他這一走，折本上若將他撤下，顯著本院不公，如不將他撤下，萬歲倘若封官，又不知他的去向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也罷，折本已然打好，聽萬歲爺的旨意就是了。」你道智化為何走了？皆因大人的主意，寫他盜盟單，不寫沈仲元盜，自己有心往下再說，見大人面帶沉色，只得諾諾而退。回到自己屋內，寫了一個稟帖，留在此處。隨將應用物件、珍珠算盤、量天尺、天地盤子，還有幾本道書，俱都帶好。沒敢走上院衙前門，怕有人碰見，由後門逃走，混出城去，直奔黃州府黃安縣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直奔自己門前而來。這日來到門首，家下人等迎接進去。次日叫家人預備祭禮，買了些金銀鏤錠紙錢等類，自己親到墳上燒錢化紙，奠茶奠酒，心中祝告祖墓墳塋，無非是要出家的言語，不必細表。又在墳地間遊玩半天，看了會子墳塋的樹木，自己倒覺得好生淒慘，又歎息半天。看墳的人請智爺吃茶，智化隨到陽宅內吃了幾杯茶，仍然叫人引路歸家。次日又往親友家住了幾天，這才想著要去找雲中鶴。自己帶上散碎銀兩盤費，仍然還是壯士打扮，肋下挎刀，將應用的東西，連夜行衣，俱都包裹停妥，肩頭上一背，暗暗偷走。

一路曉行夜住，這日正往前走，聽見過路之人紛紛議論，提說顏按院大人入都。智化忽然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且住，此時尚未到魏道兄廟中去，大概他也不在廟中。我在大人跟前不辭而別，還不知大人怎樣辦法。大人乃是國家之大員，性情與平人不同。倘若一時之間怪我不辭而別，定要寫我盜盟單，那時萬歲爺封官，找不著我的下落，又沒人上去謝恩，總然是蔣四哥、展大哥也不能護庇於我。萬歲一怒，是為抗旨不遵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也罷！魏道爺亦是入都，此時我到廟中，弟兄也是不能見面，不如到京都走走，在風清門外找店住下，且聽大人見駕之時，萬歲怎樣降旨。如若封官，我就出去謝恩，如不封官贈爵，我再回三清觀，尋找魏道爺不遲。」主意已定，直奔京都大路。

這日正往前走，忽然前面來了許多馱轎車輛，遠看盡是穿孝的男女。前面有兩匹馬，馬上之人全是六瓣甜瓜巾，青銅抹額，箭袖袍，獅蠻帶，薄底靴子，肋下佩刀。一個是黃白臉面，鬚鬚不長；一個面黑，濃眉闊目。智化暗說：「卻不是別人，是開封府兩名校尉張龍、趙虎。若要叫他們二人看見，又得費話。」抽身直奔樹林，隱起身來。早被趙虎看見，一催馬追趕下來，連聲喊叫：「智大爺，往哪裡藏？」智化明知藏躲不開，只得轉身迎出，一躬到地，說：「你們二位上哪裡去？」趙、張二人翻身下馬，彼此各施一禮。趙虎問智化：「破了銅網，盜了盟單，你怎麼跑掉？你可小心點，萬歲爺找你呀！」張龍說：「別嚇他了。」智化問：「他們怎麼知道我的事情？」張龍說：「有我們展大爺折差進京，開封府來交包相爺替遞。」智化說：「我打聽打聽，皇上怎麼明降諭旨？」張龍將皇上召見顏大人，所有破銅網陣之人，一體進京陛見，俱已升賞。案後訪拿襄陽王的餘黨，交各州縣嚴拿，若能拿獲，解往京都交開封府審訊明白回奏。現今已拿住的王爺餘黨，就地正法，凌遲處死。外藩留守，著金輝署理。府內抄出陳設銀錢物件，交金知府衙門入庫。生擒府內兵丁，全行釋放。白護衛為國捐軀，加一級，賞恤典銀一千兩，著金華府藩庫撥給。白玉堂之子白雲瑞，此時還在懷抱，三歲賞給四品廕生，待出學時，著開封府帶領引見，另加升賞。萬歲降旨，著開封府派妥員護送白夫人、公子，到襄陽接古磁壇，准其穿城而過，回原籍葬埋，一路上馳驛前往，逐細告訴了一遍。智化聽罷，暗暗稱贊：「真乃有道明君！」隨問道：「後面就是白五太太？」張龍說：「正是。」智化說：「帶我過去見見。」

張龍引路，來至馱轎前，智化向著白夫人一躬到地。五太太在轎內抱定公子，叫家人將公子抱下，去與智伯父叩頭。智化再三攔阻，白五太太說：「我家老爺死後，多蒙眾位伯叔父與我家老爺報仇，本當至府道勞才是。」智化說：「不敢當！」又說了些謙恭言語，轉身退下。趙虎拖住智化死也不放，叫他一路同行，智化無奈，只得跟隨。

眾人正要起身，忽見前面又有一宗奇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